

SHI JI BAI ZHAN

世纪百战



上

20 世纪十大战争危机

唐晓军 /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纪 百 战

——20 世纪十大战争危机（上）

唐晓军 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绪论：战争危机预防、危机升降 及其后果	(1)
------------------------------	-----

失落的金羊毛——柏林危机写真	(24)
----------------------	------

蕤茨坦会议，确立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	(25)
--------------------------	------

第一次柏林危机	(59)
---------------	------

柏林墙成为东西德之间不可逾越的“长城”	(75)
---------------------------	------

【点评】	(104)
------------	-------

着火的后院——古巴导弹危机写真	(108)
-----------------------	-------

安德森的惊天发现，古巴出现了一个个导弹

林立的基地	(108)
-------------	-------

惹苍蝇的猪湾	(121)
--------------	-------

赫鲁晓夫的巨大冒险	(128)
-----------------	-------



空袭还是封锁, 肯尼迪难下决断	(133)
葛罗米柯来到了白宫	(139)
肯尼迪最终拍板, 对古巴实行封锁	(146)
两个战场的较量	(166)
赫鲁晓夫蒙受了“跨下之辱”	(173)
【点评】	(202)

神秘黑鹰——美苏 U-2 飞机事件

(207)

坠落的黑鹰	(207)
神秘的 U-2 飞机	(217)
美国人的谎言让赫鲁晓夫愤怒	(223)
结局	(227)
【点评】	(239)

车臣危机——车臣不臣

(240)

杜达耶夫: 我要独立!!	(240)
叶利钦: 我绝不同意!	(248)
克星姆林宫的“内讧”	(256)
“庆父不死, 鲁难能平”?	(268)
谈 判	(273)
【点评】	(276)

珍宝岛危机——蒙尘的珍珠 (278)

【背景回放】 (278)

苏联人欠下的血债 (280)

增援珍宝岛 (285)

嘴仗和中国功夫 (287)

血洒珍宝岛 (298)

冲突升级 (310)

坦克争夺战 (323)

【点评】 (330)

海湾危机——引发“沙漠风暴” (333)

【背景回放】 (333)

【战况实录】 (336)

仅 24 个小时，科威特即全国沦陷 (336)

萨达姆不是“小鸡” (338)

美国人磨了近半年的刀 (351)

危机演变为战争 (369)

萨达姆的梦醒时分 (403)

【点评】 (423)

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刀锋下的舞蹈 (424)

【背景回放】 (424)

核查人员要进入萨达姆的总统府 (429)

猫和老鼠的游戏 (433)

美国人打的算盘 (441)

打你没商量 (448)

【点评】 (451)

苏、南危机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第一次分裂 (452)

【背景回放】 (452)

同床异梦的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458)

“对兄弟像严冬一样残酷” (464)

铁托：英雄无悔 (481)

【点评】 (505)

波黑危机——濒燃的火药桶 (507)

【背景回放】 (508)

婚礼上的枪声	(517)
美丽的萨拉热窝在流血	(522)
“洪洞县里无好人”	(528)
大国开始干预	(533)
巴尔干上演“三国演义”	(548)
北约武装干涉	(555)
重新谈判	(564)
愤怒的卡拉季奇	(569)
战争休止符	(578)
喜忧参半的前程	(586)
【点评】	(590)

科索沃危机——漫漫和平路

【背景回放】	(594)
西方各国纷纷介入	(601)
美国拉上北约单干	(608)
科索沃危机演化为内战	(614)
联合国里的较量	(621)
北约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	(626)
【点评】	(637)

海地危机——加勒比海啸 (640)

【背景回放】 (640)

第 27 次政变 (642)

美国军队将海地流亡总统送回国 (647)

【点评】 (658)



绪论：战争危机预防、 危机升降及其后果

分析家认为，今天不会有任何一国发动一场全面的大战，除非它的处境是如此迫不得已，以致认为其他替代办法比战争更不可取。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多半只会在非常紧张的危机中出现，决策者所以作出战争决定，更可能是由于他们相信和平解决的办法带来的前景是悲惨的，而不是由于他们希望战争会带来多么美好的结局。同样地，在紧张的危机中，由于疏忽而引起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了，也许会增加到危险的程度。形成对照的是，在非危机时期，事先采取的保险预防措施以及不愿意轻率行动以致引起不可挽回的步骤这一点，也多半会防止战争的发生，即使出现了那种如果不存在保险预防措施和“保守”态度就可能引起战争的偶然事件的话。

紧张的危机从性质上说是令人不快的和离奇的，因而许多人认为，计划如何应付这种意外事件未免有些显得心地险恶。另外有一些人则担心，为应付危机而从事或是在危机中从事特殊准备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

人们的看法是，如果决策者被赋与过大的和过于灵活的能力来“利用”危机，不妥协和战争的危险就会增加。然而，相

反的说法却可能更加符合事实。在应付危机方面如此没有准备，以致除去浩劫或投降而外别无其他选择，那将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现在已经形成这样一种看法：从危机中经由逐步升级发生的战争应该被看做是“正常设计”；而突如其来的突然袭击则是“非常设计”，为预防万一起见必须对它加以考虑，但却应避免过份强调。不过，记住以下一点多半仍然是有益的，即许多年来，高级分析家、决策者、政策制订者及其部员——他们有一定程度的权力乃至完全有权力决定他们自己的研究规则——往往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连他们自己也认为是比较不重要的问题上了，而没有多去研究他们在同样的责任领域内本可以进行研究的更重要问题。在这个以种种假设的和不真实的情况为研究对象的虚构世界里，把时间花到比较不重要的责任领域中去的事情不仅有可能发生，不仅过去发生过，而且今天肯定仍然在发生。

此外也非常有可能由于经历了几次相当紧张的危机，双方的高级决策者在军事问题和战略选择上——也就是在他们用他们的武装部队能作和不能作什么以及应当作和不应当作什么的问题上，都已经接受了紧张而集中的教训。心理学家有时认为，在这类紧张的时刻，人们往往会缩小可以交替使用的办法的范围，把注意力集中在很少几个熟悉的选择上。这种情况显然是会发生的。在这里要指出，如果通常供选择的办法带来的前景并不很好，决策者就很有可能去寻求新的替代办法，从而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天地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在政府中以及在委员会中，关系重大的时刻会使所有正在注视着——或者曾经注视过——巨大危险的人清醒过来；当熟悉的选择显然是

完全不足以应付局面的时候，他们恐怕就不会那样满意这些选择了。正如本·琼逊所说：“可以肯定，要是一个人知道他在两星期内就要被绞死，他便会专心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我们可以同意，慑止大战是战略部队最首要的任务，但是国家对于战略部队的要求仍然远远不仅限于拥有足够的还击能力这一点。这种要求之一就是，如果战争在我们具有这种还击力量的情况下仍然爆发，战略部队需要有某种限制破坏的能力。在分析家中间存在着一种相当广泛的一致意见，即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这样的；而在今天，对于我们决定战略部队的不同界限来说，限制破坏的标准具有的影响要比通常的还击力量要求具有的影响大得多。如果可以认为已经具备了或者计划了大致上够用的还击力量，再去增加仅仅能够改进还击性能的设备，威慑力量由此而提高的程度就比较小了。

虽然人们已经愈来愈注意限制破坏的问题，但是几乎所有目前的研究都是不充足的，因为它们所考虑的实际上仍然是国家在遭到突然袭击时正常的“平时”（虽然也许是处于戒备状态的）态势是什么。我们可以认为，目前所计划的限制破坏能力最重要的特点主要并不是它们在遭到突然袭击时的作用，而是在发生了长期或短期危机以及（或）动员计划已经实际执行以后的作用。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为了限制破坏而不是为了仅仅作出威慑姿态的目的），设法增加迅速改善态势的能力而不是设法增加现有能力（从好几个方面来说）也许更为可取。这就是说，如果是着眼于平时的固定预算、对军备竞赛的影响、政治上是否可行、同目前的和解政策是否一致或者应付不能肯定的未来状况的灵活性（包括危机或紧张状况下可动用资

源的增加)等考虑来进行研究的话,加强武器系统的紧急准备状态和动员特性比增加它们的现成能力能够获得更大的效力。

缺乏紧急准备状态和动员能力,这看来是目前所计划的限制破坏系统存在的最大缺点。

为了具体说明问题,应该区别开适用于不同程度国际紧张局势的五个级别的危机战术。各个级别看来是各不相同和非常重要的,使人们有理由为所有这些级别的战术以及在各个级别上提供选择的计划作出安排。这些级别是:

计 划	估计的可用时间
甲. 紧急准备计划④	零——六个月
1. 万分危急	一小时——七天
2. 危急	两天——两周
3. 紧急	一周——六个月
乙. 紧张动员计划	三个月——两年
1. 战时	三个月——一年
2. 平时	六个月——两年

以上两类计划都应当同正常的(三——七年)和适当加速的(——四年)计划作比较。紧急准备和动员行动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可能发生的核武器突击是否一触即发所作的估计。在实践中,可以作出许多种不同的计划——分别为每一个危机计划以及这些计划以不同次序付诸实施的各种局面作出安排。

紧急准备计划和动员计划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往往不顾紧急状态结束后的得失,而强调不惜破坏正常程序来取得眼前的能力,并且愿意冒浪费和效率不高的风险。动员计划则对于费用和效果问题,对于相互竞争的计划(特别是军事计划)的需

耀更加敏感。动员计划为旷日持久的紧张、围攻或者低水平的战争作了准备。动员计划是谨慎的表现，因为它通过采取适应于国际紧张程度的保护性措施竭力为未来作准备，甚至不惜因此冒短期内增加危险的风险。

在三种紧急准备计划中，万分危急的计划可能是对举国惊恐的状态所作的反应，这种惊恐相当于在战场上可以看到的那种情绪——例如在敌方发动告诫性中央攻击或者是在离奇的危机的初期可能发生的那种情绪。“危急”计划同“万分危急”计划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比较不是那样和恐怖联系在一起，虽然也承受程序和费用方面的牺牲。不过，如果可能的话，总是避免采取那些会带来很多生命损失的风险或者要付出极高费用的行动。疏散——如果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在性质上也不是那样万分危急的，工业会有条不紊地停止工作，而且国家会考虑怎样帮助人们在受攻击以后进行恢复工作的问题。

最后，“紧急”计划则假定有足够的时间建立很高程度的短期保护，而不必特别遭受财产的破坏或者冒生命和健康遭受威胁的风险。

考虑在宣战之后进行动员的可能性也是重要的。在强调有决定性意义的突然袭击的核时代，这种可能性还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但是值得回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打的只是“假战争”，这使得英法两国在它们的部队真正投入作战以前，进行了八个月的紧张动员。

1939年的宣战被同盟国用来代替对波兰事件的干预，因为实际干预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甚至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前，美国也进行了两年紧张的局部动员。在未来的冲突中，也不是没有可能出现类似的象征性或者无结果的对阵。因此，如果事

先有所准备，可以想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会有数以百亿计的资金投入非军事的防务计划。

因此，拨出经费在和平时期进行安排，以减少不这样做就无法避免的漫长的耽搁，可以大大增加危机计划的有效性。这类计划应该设计得符合各有关社团或地区的本地需要和能力。在这方面，更加具体的地区性或地方性安排，可以由负地区或地方责任的计划拟订者作出。在一个存在着热核恐怖均势的世界中，大国通常是不愿意挑起可能逐步升级（也许是由于偶然因素而引起的）、甚至可能变得无法控制而爆发为一次全面战争的危机的。一个国家如果感到它的潜在核敌手对于所争执的问题实际承担或可能承担着重要的义务时，尤其会特别审慎。它在这种情况下会认识到，敌手可能要在作出让步以前先作一番逐步升级的努力。因此，它就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即使它最后在逐步升级中取胜，但和可能获得的东西比起来，风险实在太大了。甚至更糟的是，所谓“胜利”可能证明是得不偿失的。这样就存在着一种不让危机发生的趋势——存在着一种不让“核船失去平衡”的强大压力。

这种害怕偶然爆发全面战争的心理，可以被用来影响敌手的行动。虽然对这样一种战略的有意识使用由来已久，并且人们已经在不同的程度上对它进行过内行的研究，但是认真地按现代观点对它加以讨论，似乎却是从托马斯·谢林所写的《冲突的战略》一书中题为“多少有些碰运气的威胁”的一章开始的。

按照最极端的形式来说，这种担心因偶然事故而爆发战争的心理可以用以下方式加以利用：假定两个国家具有的战略系统和战争计划使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等于是互相大屠

杀。我们可以设想，两方的武器系统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在形势紧张的时候，它们有可能——譬如说每星期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因为偶然事故而发射出去。并让我们假定，这两个国家都坚持保有这种相互进行全面大屠杀的可能性，直至另一方让步或妥协为止。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紧张的“冒风险的竞赛”局面。

真正的危机局势并不就是这样绝对的。没有人真正知道战争的可能性在不同情况下会有多大。我们甚至不知道战争的可能性在紧张局势中究竟会增加还是会减少。例如，完全可以设想，在紧张局势中，尽管由于武器处于戒备状态和人员在紧张情况下活动，并且由于那种防止偶然事件发生的重要保障——高度的“核不可信性”（它使掌握武器的人和决策者不相信表明核战争已经发生的命令或信号）被削弱，从而引起了看来特别严重的危险，但是，紧张局势促使人们格外小心和顾虑重重这一点却可能弥补上述危险而有余。事实上，这种战略所依赖的是战争可能性或战争风险表面上的增加，而不论战争是否真的发生：它总是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让这种局势拖延下去是危险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表面上的可能性事实上也许就是对于真实情况的一种很好的客观估计。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表面上的可能性尽管看起来很大很可怕，但仍可能是对实际战争风险严重地估计不足；还有一些情况则又可能是对战争风险作了过高的估计。

虽然这种为了获得外交政策上的利益而玩弄战争冒险的想法看来是离奇的，但它之所以显得离奇，却是由于这种威胁的规模是如此巨大并且采取了公开的形式。正如门槛的名称“不要使船失去平衡”所表明的，这一战术本身是经常被人使用

的。除去出现无条件投降或单方面解除武装的情况而外，由于疏忽爆发战争的某种可能性——不管多么小——总是存在的，而且不论一个国家干了些什么都必然会影响这种可能性。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事情并不能总是按着把这种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方式加以处理的。事实上，有时候根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什么行动会把这样一种可能性实际减少到最低限度。

害怕由于疏忽引起战争的心理可以是非常有效的压力，其部分原因在于谁都知道双方都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现有武器系统，或真正估计到一次由于疏忽而引起的战争可能发生的不同方式。对于每天都在冒着的风险进行非常现实的估计是不可能的。例如我们不妨设想，如果真的发生了由于偶然事故而引起的战争，在这以后，有人试图说服一个调查委员会，企图使委员会相信，并不是武器系统本身存在着危险性，因此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事实上，武器系统是十分保险的，只是发生了难以令人置信的意外事故。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任何人相信由数以千计的武装着核武器、处于戒备状态并且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导弹和飞机组成的系统是真正保险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真的发生了极其意外的偶然事故，要使人相信这一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情况多半也不会真就是这样。

在这里说明的唯一一点是，没有人真正知道发生意外变故的可能性是什么样子。特别是，没有人能够编出一个故事，可以完全说服怀有敌意的和抱着怀疑态度的听众。

对于一次由于疏忽而引起的战争来说，疏忽只能是部分原因。随着危机的展开，一方的处境可能变得如此窘迫，以致实际上会认为（或者错误地认为）害处最小的选择就是战争，虽然它假如早一些懂得它正在被驱向战争的话，它本是宁愿和解

而不愿意自己被“拴系”起来的。

利用这种局势的方式有许多种。尽管这种利用看起来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和轻率的，但是必须知道，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正规的做法，因为只要存在着武器系统和对阵，在由于疏忽而引起战争方面进行冒风险的竞赛总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不论这种风险在平常时候怎么样，一旦出现紧张或危机，它就必然要扩大，而又几乎没有人总是愿意为了消除紧张局势而在一切危机中自动对敌手的一切要求让步。这样，我们愿意经受紧张或危机这一点就不可避免地给对方增加了一些威胁。一旦谈判具有了一种主要是强制的而不是契约的性质，我就认为我们已经达到危机边缘。如果敌对的一方或双方企图用“破釜沉舟”的行为加强他们的决心和说话算数的可信程度的话，那么，情况肯定会这样发展。这些行为还可以包括公开地和不可挽回地增加赌注或把其他争端也扯在一起——这一切全都是有意地为了达到使另一方更难相信有可能使敌手让步这一目的。



特别是，在目前情况下，双方都能够向另一方的居民或其盟国有效地指出热核战争的全面破坏性。现在可以强调指出没有人会幸存，指出除和平以外别无出路；这样说的言外之意显然是，除非对方的狂人恢复理性，否则一切都要完蛋。另一方面，也可以向自己一方说明对方不是狂人，因而终将让步，这样来使自己一方放心。

伴随着这种“拴系”程序的，可能是诸如在报纸上向对方发动愤怒而激烈的攻击，由著名人物或政府领袖，可能的话甚至由国家元首发表好战的或主战论的演说，以及详细地探讨在事态演变需要时可以采取的军事措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旨